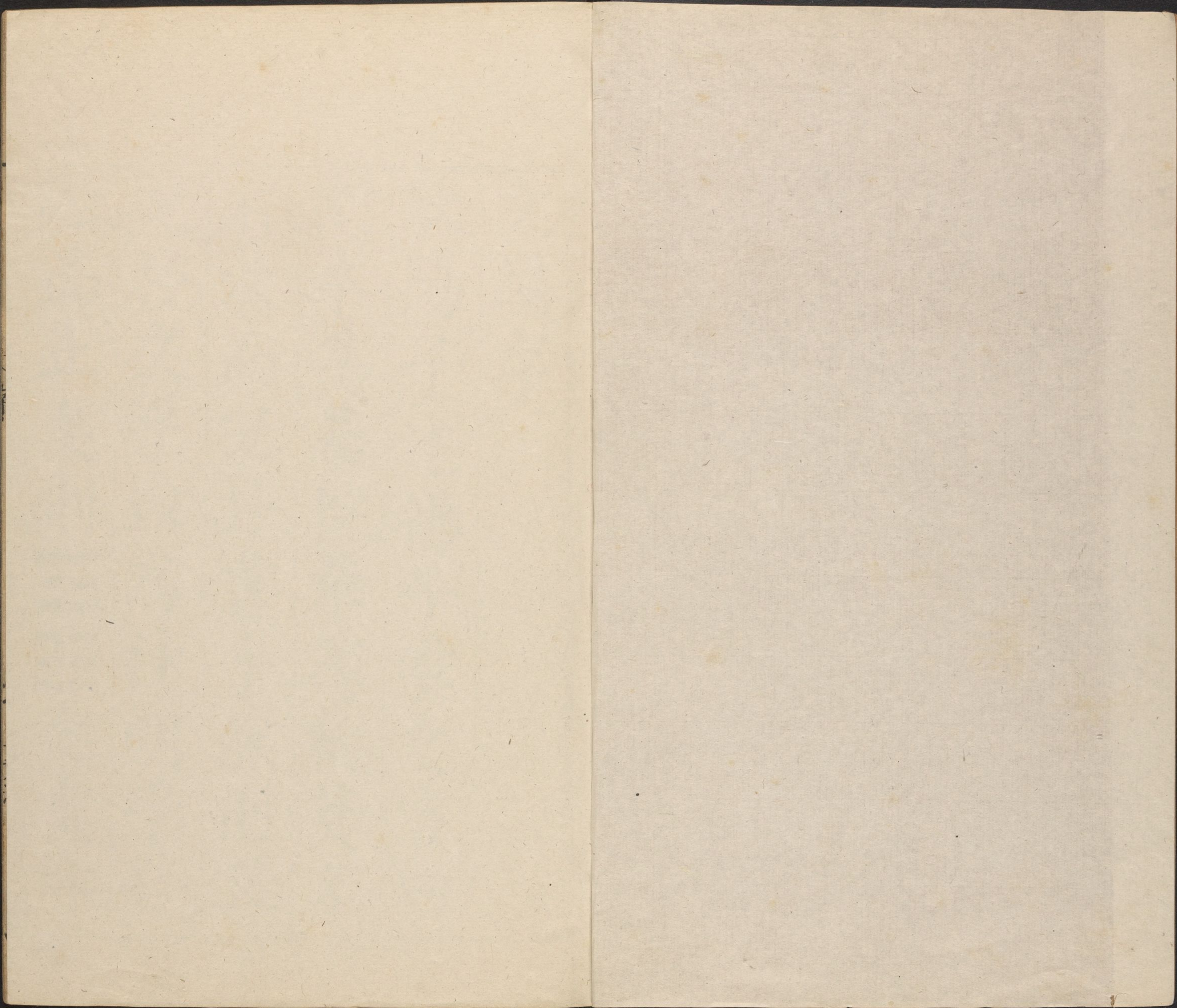


75238.07/062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文編序

歐陽子述楊子雲之言曰
斷木爲棊椀革爲鞠莫不
有法而况於書乎然則又
况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
心而止矣則三三之畫亦



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
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
則所謂一與言爲二二與
一爲三自茲以往巧歷不
能盡而又不可勝窮矣文
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

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
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
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
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
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窺神
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

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
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
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
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
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嘉靖丙辰夏五月既望武
進唐順之應德甫書

文編總目

卷之一

制策

卷之二

對

卷之三

諫疏

卷之四

論疏

卷之五

文獻通考
疏

卷之六

疏請

卷之七

疏議

卷之八

封事

卷之九

表

卷之十

奏

卷之十一

上書

卷之十二

上書

卷之十三

上書

卷之十四

說

卷之十五

文編總目
卷之十六

劄子

劄子

卷之十七

劄子

卷之十八

狀

卷之十九

狀

卷之二十

狀

卷之二十一

論

卷之二十二

論

卷之二十三

論

卷之二十四

論

卷之二十五

論

卷之二十六

論

卷之二十七

論

卷之二十八

論

卷之二十九

論

卷之三十

論

卷之三十一

論

卷之三十二

論

卷之三十三

年表論斷

卷之三十四

論斷

卷之三十五

論

卷之三十一

議

卷之三十二

雜著

卷之三十三

雜著

卷之三十四

雜著

卷之三十五

雜著

卷之三十六

策

卷之三十七

策

卷之三十八

策

卷之三十九

策

卷之四十

文編總目

八

五

一

張

文編總目

八

五

一

張

辭命

卷之四十六

書

卷之四十七

書

卷之四十八

書

卷之四十九

書

卷之五十

書

卷之五十一

啓狀

卷之五十二

序

卷之五十三

序

卷之五十四

序

卷之五十五

記

卷之五十六

記

卷之五十七

記

卷之五十八

神道碑

卷之五十九

碑銘

卷之六十

墓誌銘

卷之六十一

墓誌銘

卷之六十二

墓誌銘

卷之六十三

墓表傳

卷之六十四

行狀祭文

文編總目終

文編卷之一目錄

制策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文編卷之二

制策

荆川

武進

唐順之

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

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

行

校刊

暗對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華商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
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
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
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
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
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
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
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

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
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
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
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
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
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
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
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
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

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

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

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

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

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

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

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

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
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
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
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
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
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
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
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
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

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
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
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
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
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
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
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

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

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

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

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帝王勢逸

垂拱無爲而天下洽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

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而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

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 upper 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

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養士求賢

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林

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

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用之

明對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絲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

言天人而古今在其中

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
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
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
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
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
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
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

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
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
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
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
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
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
非一日而顯也盖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
 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
 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也此
 唐虞之所以得令名活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
 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
 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
 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
 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

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易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
 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
 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
 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
 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
 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孔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
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
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
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
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
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
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
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
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廼論

出頭卷

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
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
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
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
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
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
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
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
見乎夫天亦有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
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

關前

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漢時已如此矣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

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

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
之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
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
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
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
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
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
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文編卷之一 終

文編卷之二目錄

對

芋尹無宇對楚子

中山靖王聞樂對

董仲舒火災對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蕭望之雨雹對

復對

蕭望之伐匈對

賈捐之罷

厓對

杜鄴上日

對

孔光日蝕

谷永日令

地震對

李尋災

對

文編卷之二 對

荆 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 人 丹陽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 子 行 校刊

芋尹無字對楚子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字斷之曰一
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
之無字之闔入焉無字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
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子經
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

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王至臺是也

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
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
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宮將焉執之周文
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
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
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
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
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
無乃不可乎若以二王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
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此六朝文之濫觴也

臣聞悲者不可爲索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
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
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蠱成雷朋黨執虎
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
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

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然明月曜夜蟲蠹

特微婉其詞如詩比興之類

此等文字不直叙其情而

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蠹生
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
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
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
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
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
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灰如
疾首臣之謂也

董仲舒火災對

引書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
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
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
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
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
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
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
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
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

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
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
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
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
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
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
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
國中處旁不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
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
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况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災
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
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
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
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
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
有五兵無損於亂
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
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

刃其後民以耒鉏筮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
 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
 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
 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
 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
 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

入得號便

轉

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
 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
 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
 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而帝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
 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
簪瑋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
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
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
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蕭望之雨雹對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

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
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唯明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
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
考功能如是則是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復對 繼入粟贖罪議而對故云 蕭望之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
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
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

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蕭望之伐匈奴對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

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賈捐之罷珠厓對

援古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
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
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
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
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入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
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不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
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
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開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諛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
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
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
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
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

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聞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

視此亦寧不動心

曲盡戰死之痛人主亦人也

泣巷哭遙設虛祭想覓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

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靡地泰

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

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

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

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

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

同川而浴相習以臯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

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

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

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

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

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母

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
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
遂棄珠厓結專用恤關東爲憂

杜鄴上日食對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削足願之臣幸
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諫臣聞陽尊陰
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
其家陽女雖貴猶但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
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

迫惠后之難而漶也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
又以外孫爲孝古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掩晝昏
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備之政每事約
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
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
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陽明爲
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
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
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
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前大司

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南昌侯
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
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
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
緣私君國非功義所出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
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
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
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
當拜之日掩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
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

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

欲令昭昭以覺取朝昔詩人鄭注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

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
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天變不空保佑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
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
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
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孔光日蝕對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

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敬用五事建
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
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
有日月亂行謂朏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
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廼正月辛丑朔日有蝕
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
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
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
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
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
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
讒說之黨接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
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
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旣孚命正厥德言
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謚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
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
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
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

谷永日食地震對

條論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盤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一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也息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

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

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未
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
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
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
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
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
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
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
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
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正正戴金貂之飾執常
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
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
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
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
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
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又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

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折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會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

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旣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心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李尋災異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踈賤

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
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
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
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
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
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
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
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
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
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

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
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
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
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
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
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
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
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
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

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疆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禁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墾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小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

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二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

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滅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弗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感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順時不順四時旣往不咎來事

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輿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魏相月令明堂之奏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

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繆於時者當知爭之以
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
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
脉通備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
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
溢所爲最大今汝穎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
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
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
抑外戚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
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

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

歷州俱動者其具最大間者閩東地數震五星作異

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

私路此梅福之說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

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和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

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

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

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

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

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

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
四海之衆曾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
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
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
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
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
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
顛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
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
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
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卽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
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
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
覆愚臣之言

文編卷之二終

